

帮我们的爸妈退休

随感

多年以后，爸爸才告诉我，刚退休的那两年，他的日子其实挺不好过，但他就是嘴硬，见人就说退休了好，乐得轻松。

我的爸爸是位退休老干部。起初“退居二线”，5年后正式退休。谁都知道“退居二线”意味着什么，你不用每天去单位报到，不再有事等着你拍板，显然就是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。55岁，在如今的我看来还是智慧和魅力兼具的年纪，我爸爸开始出现在广场上，他看那些下棋的老头儿，怎么也不像是自己的同类。于是又回家，在家也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耗。自由生活就这样突然而至。

人的大脑就像肌肉一样，越练越强。当你不再工作，也就失去了锻炼大脑的好机会。

他开始说自己“老”了，以前从来不说。他不像往常一样自信了，总担心自己会办傻事，遇事往回缩。去医院看病，他都要打好腹稿才能和医生讲清病情。对于医生护士的不友好，他也不反驳。

去广场下棋觉得跌了身段，和陌生人搭讪又觉得不像他的作风。老朋友有的还没退，有的已经开启带孙子的生涯。像他这样的退休人士该干些什么呢？谁都没有答案。

我退休的姑父兴冲冲去上老年摄影班了，其实就是手机教学，教你如何用手机拍出大片。每次聚餐，他都拿出自己的最新作品，总能得到后辈的赞叹。我们赞叹的当然不是他的摄影水平，而是他的生活态度。

当我姑父吹牛吹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爸爸开始总结陈词了：你拍的也太不专业了！这用光都不对，白花花一个大太阳。我们相视一笑：两位先生又杠上了。果然，我的姑父反唇相讥：你天天待在家里就是专业啊。

当然是不欢而散。他俩会很长一段时间不相往来，这个说那个逞能，那个说这个退休了还一副

老干部做派。

不行。我得帮我老爸认清现实，毕竟保守一点，就算他活到75岁，还有20年时间，要是活到85岁，还有30年。要是他活得这么纠结，最后肯定会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。

给你报个老年大学吧。你想学点啥？没啥想学的。

其实重要的不是上学，是固定的时间有点固定的安排，和固定的队友。

老爸说，想约的时候我们就约了。

才不是呢。依我的经验，要是随机见面，你们永远不会见面，要是强制见面，你们可以天天见面。

老爸不语。

要不，参加老年人门球队？

你吴叔在，有他在的地方就没安生。

钓鱼？不。书法？不。努力了一次又一次，每次都失败告终。

26岁，我刚工作，时间慢慢被新事物填满，没空再管我爸。

10多年后，再回顾这段往事，67岁的老爸总算坦言，过去那段时间的确不太好过，从你很重要，到你一点儿也不重要，接受起来的确很难。

最近，听妈妈说，他和8位老战友启动了“定期聚会计划”，每个月他们都会携妻子聚会一次。话题是琐碎的，孩子又有什么新进展啊，什么药对心脏好啊，哪个国家好玩啊。他们也开始跟风，有时候老爸会问我，你那代购能帮忙买点纳豆菌吗？你吴叔说好用呢。

身处两个城市，我们只有节假日才能见面，但我知道我爸不再无聊。

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会帮他关注一些新近有趣的公众号，帮他再下一批电子书。不见面的时候，随时告诉他动向，出发与降落要报告，去了新地方最好能视频。他喜欢的，其实是你依然重视他。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把你的世界随时打开，给他看。

(广州)

每逢赚得一剂中国药来，小孩们必然聚拢来看拆药。每逢打开一小包，他们必然惊奇叫喊。有时一齐叫道：“啊！一包瓜子！”有时大家笑起来：“哈哈！四只骰子！”有时惊奇得很：“咦！这是洋团团的头发呢？”又有时吓了一跳：“啊唷！许多老蝉！”病人听了这种叫声，可以转蹙为笑。自笑为什么生了病要吃瓜子，骰子，洋团团的头发，或老蝉呢？看药方也是病中的一种消遣。药方前面的脉理大都乏味；后面的药名却怪有趣。这回我所服的，有一种叫做“知母”，有一种叫做“女贞”，名称都很别致。还有“银花”“野蔷薇”，好像新出版的的书的名目。

吃外国药没有这种趣味。中国数千年来为世界神秘风雅之国，这特色在一剂药里也很显明地表示着，来华考察的外国人，应该多吃几剂中国药回去。

(丰子恺)



面孔辨认缺失症

我喜欢看脸，亲友的，明星的，路人的，甚至狗的脸，猫的脸，兔子的脸；喜欢逛动物园，可以静静地看一只老虎的脸，看上半小时不走。

常常把我的狗狗举起来对着它的脸说：“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呀？”路上看见马尔济斯狗，都会仔细观察它们的脸孔，然后非常敬重自珍地下结论：“还是我们宝宝可爱。”我大哥说：“马尔济斯不都长那个样子！”不，每只都长得不一样，“你看我们家宝宝，它的鼻子像一颗心的形状，有没有？”

就像读到托尔斯泰那句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，我也本能地感到不以为然；幸福，有波澜壮阔的，繁花似锦的，劫后余生的，也有简单平淡的幸福。我不知道每个韩星都整过形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，但在我看来，每个美丽的女人，有不同的美丽姿态，就像每个丑女人，也有不同的丑法。整形固然能改变部分轮廓，但气质、眼神等无法遁形。

无论是看哪一国的戏剧，我先生都要花比我多的时间才能分清剧中的人物。不过，我先生也有长处，他会很快地察觉：这部片子里用的车都是Audi或者都是BMW的；而在我看来，那些车“都长得一模一样”。

男人可能真的不擅于辨识脸孔。我大学毕业十多年后，某次参加同学的婚礼，同桌大部分同学我都十多年未曾见过面了。奇妙的是，所有女同学一见到我，便能认出我来，没有丝毫的迟疑，却有一位男同学面对我时表情茫然，听见我的名字一脸惊愕。当年还满熟的男生竟认不出我，真是太令人受伤了。“我改变很多吗？”同学说：“因为你剪头发了！”我大学时代一直是长发披肩，那阵子剪成齐耳短发，“有些男生不太会认人，尤其是女生，发型一变，他们就认不出来了！”

早年我在一本心理学书上读到过关于“面孔辨认缺失症”的描述，说这种脑部受损的病人无法辨认人的面孔，严重的，甚至连这是一张面孔都不知道，他们可能会去拍

消防栓的头，以为是一个小孩的头，还有人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一顶帽子。我看着与我敬酒的男同学的头，扑哧笑出来，他的头发不多了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。可我怎么看着他，心里老想着消防栓的头呢？(宇文正)

